

饮食文学坊



碎玉

曾其祥 著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快餐文学坊

碎 玉

曾其祥 /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碎玉 / 曾其祥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;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09.10

(快餐文学坊丛书)

ISBN 978-7-5469-0247-0

I. ①碎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4704 号

丛 书 名	快餐文学坊
主 编	于文胜
本册书名	碎 玉
作 者	曾其祥
责任编辑	郑红梅 刘伟煜 张莉涓
书籍设计	党 红
版式制作	卜建晓
出 版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
邮 编	830000 电话:0991-4690475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铁成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5.25
字 数	97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0247-0
定 价	26.50 元

目 录

征服	1
碎玉	63
界河水	91

征服

征 服

春节期间,商人林达之本该在南方老巢度过一个“欢乐祥和”的春节,而他的欢乐被烦躁替代,祥和被不安置换。为此,他连小年都没过完,就急切北上,成为候鸟中最早一只北飞的肥嘟嘟的“大鸟”。

他现在是怀揣着一颗怦怦跳的征服心。没人能想到,一个刚到任的县委书记立刻成了他“狩猎”的对象。

他要征服这个官。

他此刻非常关注的是那位,肯定将会与他休戚相关的,就是新来乍到的山县一把手。

“南方商人”林达之其实算中小商人,海洲山区人,自称为赫赫有名的海州市人,在此县做生意已多年。在他眼里,这里真是一片挣钱的处女地。他从一个修鞋匠做到地区市很大招牌的“新海公司”董事长兼总经理,揽本地及诸县大小工程和商贸中很重要一部分。他是成功者,和他打过交道的处长、副县长、科长、局长、股长、乡长若干年后还是那个穷巴巴样儿,而他却从一只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,当地人说他有几千万资产,整天亲驾着自己的日本三菱越野车出入于高级酒楼。他虽隔三岔五才

去住山县最高档的“迎宾楼”，却长期包了套间。当然他成为县城名人不意外，他是从此县发家的。

他当然特别注意这个县的重大事件。那年，他就无意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，从盛大县长所作让部下治神经衰弱的报告中，剔万言择两句：“本县今年已争取到几百万元教育经费，将修建县一中教学楼。”为此，他紧急出动，颇费周折，一路过五关斩六将，拿下工程，赚了几十万，他四方打点，落了工程又落了名声，赢得了好的口碑，成为各路名将家中贵客。他摇身一变，由此发家，永远离开了修鞋机。

林达之在迎宾楼盯着电视看。

听说县里前不久从外地调来了新书记，来头挺大，带着项目来的，林达之紧急运作，还没有挂上号，只能先从电视里一睹风采，看看他的相貌是否“大”，看看额头是否宽阔，看看准头是否光亮，那里标志财富；看五端，官运长久否；听听声音，是否底气十足以示后势；看看手势，是否果断有力；看看步入场面是否大方大度、气宇不凡等等，以此来先行判断与之交道的可能。林达之甚至已了解到来人属龙，属相与已不相克，有财源相融之路数；他算了一卦，如果运作合宜，且“功利荣达”。为此，林达之一阵心喜。

会前未能一见，只好先在电视中“观其行，听其言”。再者，他想此新任书记必定有长报告，是三级干部全上的重中之重角色，是该县当年目标任务汇总，也是3~5年计划纲要，此中必有无数生财之道。

20年前，林达之虽未念完初中，在人口拥挤的家乡务农不成，便背着修鞋机，从东临海州市的大山深处一路向北修鞋。他算过命，命脉向北，先苦后甜，事业有成，天赐吉祥，财如天来，一生富贵。

他万里艰辛，融入风雨霜寒之中，捧无数人鞋与怀，穿无数线与万人鞋中，一直补到“天边”。按说，还有北可行，但到了大山为界了，也就算命中最好，便定居下来。为此，此县悠哉人中，十有七八都认得他。他认得十有六七人中，有他补过的鞋。春夏，蚊蝇盘旋在他头顶，他仍乐呵呵把粗硬结实的大布一围，为人讨论钉掌还是修边；秋后，他在风霜中，一面把双手在嘴上嘘一阵，一面用那嘘过的粗糙的钳子般大手，捧着某只皮鞋，在亮而不热的阳光下端详着自己的手艺。他人精会说话会揽生意，当年入冬，他开始租县城里最大商场进门的一角。再后来，他在商场边一居民装杂物的小房中，开始将成袋成袋的鞋集中修理。他刚来的那几个春节，县城人穿着节日盛装走街串巷，在一片鞭炮和油炸食品沸腾中，他却在小房中里“哧啦，哧啦”上着绳线，叮叮咚咚挥着榔头，日夜攻坚。由于不会用煤，险些煤气中毒死掉。几年后，县城人突然发现，修鞋人已换成了另一个蓬头垢面像他原来那样的小伙子，而他一夜之间穿上了笔挺的西装，开始忙着穿梭于市场谈批发生意，涉及小商品和某乡公路的建设问题。那时候，人们才知道他叫林达之，因为，他皮包里那枚玉刻的印章，不仅印出来的文字是“林达之印”，而且标志着是先富起来的人。再后来，他信息灵，把握好，运筹精，一举拿下了县教学楼工程以及决定工程命运的那些人物，如盛大个县长，他成为此县城十人有九人知晓的人物。之后，他操作修建了地区最大的集饭店娱乐和商贸为一体的综合大楼。

尽管开始好些年，县委大楼里的按时上下班的人对林达之嗤之以鼻，都公开说他不过是一个修鞋匠，但后来，在长达20年的漫长认识过程中，嗤之以鼻的人渐渐没了底气或像子弹没了底火。修鞋匠能掏出大沓大沓人民币，请人吃饭，一桌便是曾嗤之以鼻的人两口子的月工资之和。县里诸要员渐渐对修鞋匠

有些恭敬了,此刻是看不起别人还是看贱自己呢?后来,听说县打字室那个傲气十足的“县花”与林达之有来往,并到了不避嫌的程度,人们才看出林达之已是不凡。尤其个别暗恋“县花”的男人气得往肚子里吞牙,因为,众所周知,早些年,因为补鞋的事,“县花”差点把高跟鞋甩到林达之的鼻子上。

他的生意大了,“新海公司”在此开了分公司,他是忙不开,就把内弟招了来,是林达之“新海公司”山县分公司经理。

“表哥,上街吧,没信号了。”

小二到底叫什么,人们总记不住。因为盛大个县长在酒后称:“既然是你弟弟,你叫林达之,他就叫‘林二之’吧,这好记。”但此有叫“林儿子”之嫌,商人不言耻,只为钱财来。这么叫惯了,连林达之也叫有名有姓的表弟“小二”了。

说着,电视屏幕中“咔嚓”一个人物的报告情景又出现了。林达之带着个十分欣赏的姿态,开始琢磨电视屏幕中的事情。

县三级干部会是每年春节期间的例行会议,对于一般南方小商人来说,是“信息爆炸”中一块无用碎片,不需占有大脑中贮存空间。然而,林达之相反。他在这个地区做着占尽这地方便宜的生意。他时时处处表现出不凡的气度,注重谈吐温文尔雅,内心却有一百个不平,一千个牢骚。他一面盯着地区大人物以及大人物手中的指挥棒;一面盯着这开悟欠火候的边城人们及他们不会也不敢挣的钱;一面瞄着此地资源和项目;一面哀叹和自己差不多甚至不如自己的那些官们地位的显耀;一面还很注意地尽量瞅着边城个别漂亮贪财的可怜女人,包括个别曾摸过她们鞋子而望而兴叹的贵妇人。在女人方面,他不惹事。

山县三级干部会里有文章可做,所以,只有林达之肯用足劲,以极大耐心在会海里“捞金”。

山县一直沿袭一种特色,只要召开认为是重要的会议,便命

电视台关闭其他所有频道,以保证全县人民能聚精会神或全神贯注地学习和领会本次会议精,谁言此法不妥?谁言此会不重要?既然重要,那就肯定了重要性压倒电视剧的问题。小商人们便去搓麻将之类,林达之就泡好茶搜寻着三级干部会实况。

电视荧幕中是几十分钟、几个小时的长篇报告,会议千篇一律,会场千人一面,个个绷着严肃的脸,表现的庄重,商人就抿着嘴笑。在商人眼里,金钱才是庄重严肃的,人哪能木刻一般?尤其占有镜头百分之八十的念稿人,连水都舍不得多喝一口,认为会耽误他权力地位的释义。

林达之早已养成了欣赏习惯,他往往会比会场上的人更专心听报告。他喜欢那张张表情肃穆的脸,喜欢那些表情的严峻,喜欢那种稳如泰山,喜欢那念稿人面前好像永远掀不尽带有含金量的稿页,喜欢那黑压压一片一片一样的面孔和一样的表情。他找着钱“点”,找着乐趣,一点儿不费精神,不白耗细胞,如同不浪费金钱。

再说,一开会,县十字路口便有无数的“特殊警务”。与会人员乘车去,参观视察或看电影吃饭等,十字路口常亮红灯,让人们数次向长长的车龙行注目礼。商人认为出门遇红灯,不顺,也不想行注目礼,只好呆在屋内。

镜头不时向主席台其他人面前定个格,或在会场里寻某位面色严峻中最孜孜不倦且面色最严峻的一位,也在他面前定格,让人们从他的专注、认真、仔细、身感千钧重担压肩的表情里,得以感知此会的重要。

“看,盛大个。”小二见镜头在一个人身前定格,就叫了起来。他刚来那几天,盛大个请了林达之,林携“新海公司”山县分公司经理小二同赴宴会。就是那次,小二认得了这个盛大个,就是此县威名四方,跺一跺脚县委大楼得抖三抖的盛副县长。其

实，盛副县长个子不高，“盛大个”是人们瞎叫而叫惯的。反正，背地里让别人叫什么，那是别人的事，当面尊称“盛副县长”或在经常性简称“盛县长”为最好。

盛副县长目光炯炯坐在会议主席台上，他庄严肃穆，身后几面红旗衬得他有英武凛然感。他紧紧皱着眉，表示不仅在认真听取县长的重要报告，同时还在为全县十几万乡亲的生存大计思考着。那额头“川”字就表示思考。“川”字出现后，表明思考有沟壑不平，即有思维亮点和所形成的深度，证明他的思考就是生产力。他的眼睛平视着眼前一切，尤其他盯着摄影机那个圆孔对准自己时，他明白他个子不大但肥硕的身躯，已挤入那个黑洞，那洞可以把他缩小若干倍，然后，再放大若干倍，是闪亮的若干倍，把自己音容笑貌向全县人民展示，是权利的展示，所以，每当镜头光临，他便作深思状。眼神里飘着力量，是权力的力量，是威慑。那威慑一定不能用平白的直射目光，要有“虚无飘渺”的“虚”，“虚”则若大无边，而“虚”无边时，目光远大的表现便出来了。这大来自深和高，而高和深的目光来自“虚怀若谷”的心境。他绷着脸，嘴的两个角顶着肥大的厚嘴角，有顶天立地的不可一世架式。

大家注意摄像机前的形象时，都不傻，都有学性悟术，都会这样或那样做作。为此，摄像机无论扫描还是定格，统统见的是严肃认真的庄重表情。一码子、清一色庄严肃穆，仿佛被肩上的重担压出的那种神圣感。只是有些目光表情显得呆板，目光冷峻，有的像平面雕塑，都学着一个模式面对镜头。

“多好玩。”小二很快发现这里人上电视人人故作庄重，镜头却反映出呆若木鸡一般，精明的南方人很注意这种表情。那天在酒至十六杯后，镜头定格的盛大个可不是现在这神色。那天，他的目光也虚着，是酒精让他虚了，虚得不看人，仿佛天问，

带着嘴角一小块蟹肉，唱了一曲《想你的人是我》。唱完，林达之、小二和几个局长都呱呱鼓掌。然后，都亲如兄弟，情如老友，不分你我他，乘车半小时后，出现在地区市的“红灯楼”，那是林达之投资兴建的。他们从不在本县“迪斯尼”、“罗浮宫”小歌舞厅玩，而是到地区市，那里管十几个县和几百个副县长级的干部，便没人拘束，他们可以在那里胡喝乱喊，此时，林达之便从容不迫，游刃有余地周旋在漆黑的舞厅吧台和包间之间，然后，他们双双在舞池里周旋。小二就看见盛副县长激昂地谈笑风生，没两圈，盛副县长的手已多方出击，尤其在包间的作为可能不轨，因为，那里面没有盛副县长任何声息，却有女人叽哩哇啦的尖叫频频传出。

“看，刘经理。”

镜头出现了刘经理，那是一副更严肃认真的表情。那人不时还握笔支腮，作仰天深想状，时而奋笔疾书。他明白，在会议上的形象是直播的，而且晚上还将会重播，那时，家人老小也会看到的。他所以表现得更认真，那是因为级别低，目光不敢虚，只能那样，仿佛要把报告精神字字句句吃了消化。他浓密的长发时而被他的大手上翻着，表示长发不能遮了视线，影响观瞻主席台上的英姿，有碍行注目礼。

刘经理是县建安公司的头儿，是盛大个的同学，陪着喝酒时，满面春风，饮酒如水，个头一米八五，颇雄姿挺拔，虽然右眼上方有块“横空出世”的刀痕。

镜头移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跟前，那女人埋头看着报告，手里提着笔，不时计录着什么，她叫山英花，名里有花，人却如冰。

“讨厌。”林达之发出鼻音。那是山县纪委书记，人称“马列主义老太太”。林达之并不认为她是真人，凡是不肯收他恩惠

的，他一概认作假装正经，是胆怯。林达之像麻将打“通贯”，他想把县委三层楼都扫平时，这个女人是一道障碍，而且，此女人有点软硬不吃。眼里总有鄙视之色。总之，干上这活的人，不敢沾。林达之想，要不，此女人除了睡觉是什么模样不便看来，反正出门后，便是一尊凶煞之神的形象，仿佛永远有人欠组织的钱而不打算还。而且，此女人很精，听盛副县长那口气，也有些怯她三分。林达之是不喜欢那张脸的。

镜头照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后，特意定格时间长了些。办公室胖墩墩黄主任笑容满面，不像呆鸡一群那做作表情，很从容，很会上镜头，表现出气质高雅以及力量带来的从容。为此，他笑咪咪地表达专注，而且一直笑咪咪。即使有人上访把粗指戳到他鼻尖上，他仍能笑咪咪以待之。他是笑咪咪的职业人。他喝酒时当然更是笑咪咪。他的笑咪咪使他历经五届县委班子而不倒，五届领导班子的人都有幸享受过他令人放心慰藉的笑。他是全县上下公认的能人。他的笑咪咪使他等同副县长，经常是书记或县长第二，大事小事全在笑咪咪中办妥，都说他比管文教卫生和工会妇联团委的副县长、副书记更有实权。

“看来，此人便是许书记了。”林达之把眼睛眯起来，透出一束亮光，直扑屏幕上那个长时间被定格的人物。

他此次从家乡急匆匆赶来山县，连小年都没过的就是见识一下这位新来的县委书记许境。

征服一个县委书记，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容易，关键看是谁。

林达之几年来已熟悉了该地区的头头脑脑们，打过不少交道，常出入那个圈子的各种场合，久之，还有人称林达之为“林处长”，说明他可为地区一处级干部。有一次，他说打电话叫某处长15分钟到他处。人说他吹牛，因为，那处长正在会上主持

会议。他发了传呼信息后,那位处长匆匆赶来了,说:“林老兄,啥事?害得我让他们临时讨论。”

一到春节期间,惯例性的人事调配就有许多文章和故事,林达之甚至可以写作一两篇不长的文章,可以编出一两个小故事,比如制造过乡长和乡书记的人事变化。此次,地委书记换了以后,人事上的文章故事似乎有些远离“林处长”。他不惊慌,他已面临过几届变故,基本上对自己的运筹帷幄有信心。所以,一切的运筹,开始总是阴天,可是后来都是艳阳天。其结果,还是保证了他在此地和某些县的利益区域,拿到不少工程,做了不少生意。良性循环,他的地位作用也终是日趋见大。

山县是林达之的根据地。而此地来了新的第一把手,林达之是要拜会的。林达之早已脱胎换骨那般,洗净了粗糙双手上沾结很牢的万人鞋味。有了钱,不仅生意做大了,还有了触动自我灵魂的冷静的“自卑的超越”,心灵磨砺的有了八九分绅士风度和大款的风采,这成色,已是柿到秋后,又红又软又甜。

他的钱多了以后,最想干的还是挣钱,这符合商人的逻辑。但他超越商人的是,他的内心涌动着温泉般的一种征服欲。

他在不断地征服过去曾经傲然于他生活界域的那些“白领”,征服那些曾经让自己望而生畏的人们。比如收了补鞋钱时提醒他上税的税官,或让他缴工商管理费的那类人;以及查他户籍的派出所所长,还有要赶他出商场的上任经理们;还有,那些窈窕淑女,把鞋往他跟前一扔,从不拿正眼看他,仿若人间真有云泥之区别等,这也在他征服之列。他征服了一些人,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这种满足又增大刺激了他的征服欲。他为了这个征服欲和挣钱的本欲,他向科长、股长、局长、县长开始发征服力,征服欲使他异常冷峻和潇洒,使他胃口大开的同时,思涌如泉。他竟一阵一阵地如饥似渴地读书。他以儒商巨头的形象

出现在该地区后,他的金钱与成功支撑着他的信心。

他相信,他能征服许多人或者说所有人。

所以,新来乍到的官,是他“狩猎”的对象,这变成了他内心深处秘不可宣的乐趣。

他要干大事,他的目标是赚到上亿元,立即撤回故乡。他在海州市已买了两处别墅,老婆孩子如今安住那里享福,同时,他还在别的城市购买了房子。

此次山县三级干部会是有特殊性的。作长篇报告的是那位与盛副县长和前任书记斗气轻度脑出血的县长。他用了很大力气,念着县委办公室为他准备的《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今年的任务》稿,他的身体已疲惫不堪。县长不知道而林达之已知道,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县长身份作报告,他念完报告不到十天,就会调到地区某闲局任局长,而取而代之的本来是因此忙了几年的盛大个。但是,由于地委书记易人,山县不测了,山县政府颇敏感关注的人事,此次不在盛大个等口中。来了许书记后,这成了秘密。这是近年来,林达之惟一一次不在山县常委之前知其重要的人事变化,这引起他的一种好奇和冲动。他早已将自己融于该地政治经济生活中。

虽然此次大事有所不控,但他还是有些可把握之处的,比如说盛大个要当县长,已是前任地委书记在时议过的。盛大个告诉了林达之这一带有重磅性质的消息,等于加大了本人的份量。于是,林达之便将那几万元放在包里,“遗忘”在盛大个府上了。

林达之有远虑也有近忧。春节前,该地区易书记,为他们言之不常。加之山县书记调走,来了新书记,山县的根据地将能否维持?

据省里朋友多方了解,新来的书记是风钢一块,硬的不得了。硬,是因为没有被腐,所以有硬度。而且,那个许境曾是一位

企业家和地市某局长，当过县委书记，之后受了排挤，被闲放几年。此次出笼，如猛虎下山。且听说这位属龙的许大人，在原来那个大型企业曾威震一方，干净利落。

这是林之忧，不过，所忧之事，历历数来，无不先忧后无忧，忧的事最后还是会渐渐变成喜的事。

许境清瘦，严肃但不威凛。他表情平常地轻倚在座位上，那是中心坐位，座位往前那个牌子上写着“许境”二字。

他半倚在那儿，看得出是真正在听报告的人。他嘴紧闭着，脸上没有什么气息可传达，而且，此人似乎属于一个太平常的人，没有他身旁盛大个那种咄咄逼人态势，也没有念稿人那样气短，他两道眉毛似箭，正扬着，飘在那同样深不可测的眼睛上方。

林达之有了钱后最爱干的事之一，是看易经卦书之类，特别信算命之类。他买了无数相面相手的书。他对照银屏上的许境，看出天庭饱满，标志着智慧过人；双眉如峰，有大树乘凉之倚；虽然脸瘦却潜藏轮廓，方圆有楞；他仔细看着许境的鼻子，准头是财富象征，最好的鼻头应是圆润饱满光滑光亮硕大，仿佛针尖一扎，立刻喷油，比如，自己这肥硕的准头，早就奠定了巨富的征兆。许境鼻梁坚定高耸，但准头很一般。许境的整个面相冷峻而从容，尤其那目视一切而无钢锥之光，反令人望而生畏，不知所措。

许境不知有人这么细致地观察他。他在银屏里没有什么表情。而看他的林达之，感到此人是个硬派人物，看似平常最崎岖，心里不免产生一种预兆，认为此人可能难对付，尤其那瘦似无欲之身，无欲之人可畏。

想着，他屏住了呼吸。

直觉告诉他，征服那人，信心不足。